

果实要成熟了以后才会香甜
幸福也是一样

写给幸福

席慕容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配 真正读懂孩子可以
自然地说一句

听给幸福

张其成 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写给幸福

席慕蓉 著



“穿过种满了新茶与相思的山径之后，我知道，
前路将经由芒草萋萋的坡壁，直向峰顶。就象我知道，
生命必须由丰美走向凋零。”

写给幸福

〔台湾〕 席慕蓉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25 字数14.5万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2-00474-2/N·142 定价：3.00元

“我原只是个平凡与单纯的女子，却因为他们的引导，竟然来到一片繁花细草的河岸上，便满怀欣喜地采摘着遍生的野花，想把它们扎成一束温柔的花束，回报给爱我的人。”

——席慕蓉

一束温柔的花束

——编者的话

席慕蓉是广大读者非常熟悉的台湾女诗人、女画家和散文作家。她的诗集和散文集在海峡两岸连连再版，大有洛阳纸贵之势。那亲切柔美的诗句，空灵伤感的情调，更以独有的魅力如痴如醉地牵动着千万读者的心。

席慕蓉是抗战后期在四川出生的蒙古族人，后随父母从香港移居台湾。她从小酷爱绘画，1964年进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学习。学习期间，她的画展获金奖。回台后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出版画册并获奖。自从1981年她出“从来也没有刻意去做过些什么努力”的诗集《七里香》由台湾大地出版社出版，从此，她新创作的诗集和散文集不断问世，女画家又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坛。

近年来，席慕容的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已在大陆赢得读者的由衷喜爱，以至形成一股“席慕容热”。这里，我们再向读者介绍几集她的散文，透过那动情的字句，让我们细细品味和领略她对永恒与纯美的执着追求。

席慕容散文敏感细腻，与其说是画家的散文，不如说是诗人的散文。题材虽然广泛，却统摄在一个基调之中，充满温馨同情，是一个爱者的世界。她擅长运用重复的句型，使文章呈舒缓的音乐感，充满了田园式的牧歌情调。此外，她的主题之一是乡愁。这位蒙古贵胄对那块孕育自己民族的故土，总有着一种惆怅的思归之心。艺术家的激情和天骄后裔的热血交溶着从笔端流出，娓娓地倾诉着对故乡和往昔的怀念，叹息着青春岁月的远逝，更增添了席慕容作品的浪漫色彩。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和渴望，我们推出的这套席慕容作品系列将包括：《有一首歌》、《同心集》、《写给幸福》、

《成长的痕迹》。愿这些美好的诗文同作者美好的心愿，化成一片姹紫嫣红，把它们扎成一束温馨的花束，献给广大的读者。

目 录

辑一 初夏

- 6 桐 花
- 10 有月亮的晚上
- 14 生命的滋味
- 18 淡淡的花香
- 24 灯火

辑二 流过的声音

- 30 眠月站
- 33 池畔
- 37 两种时刻
- 41 中年的心情
- 45 写给幸福

辑三 旁观的心

- 50 孤独的行路者

51	严父
52	贝壳
53	荷叶
54	十字路口
55	马樱丹
57	鸡蛋花
59	台湾百合
60	争奇
62	梔子花
64	苦楝
65	唯美

辑四 笔 记

67	飞翔
69	一朵白莲
74	静寂的角落
79	坚持的长春藤
87	关山月
92	纯金的心

辑五 意见书

102	我的选择
104	没寄出的信

107 悠长的等待

110 国庆

辑六 短 歌

115 独白

118 镜里与镜外

120 给我一个岛

122 天真纯朴的心

124 书与时光

126 孤独的树

128 此刻

130 我的抗议

132 寒夜

134 困境

辑七 千山之外

136 雾里

140 画幅之外的

144 写给生命

150 街景

158 画展

166 红尘

175 附记

辑一 初 夏

桐 花

4月24日

长长的路上，我正走向一脉绵延着的山岗。不知道何处可以停留，可以向他说出这十年二十年间种种无端的忧愁。林间洁净清新，山峦守口如瓶，没有人肯告诉我那即将要来临的盛放与凋零。

4月25日

长长的路上，我正走向一脉绵延着的山岗。在最起初，仿佛仍是一场极为平常的相遇，若不是心中有着贮藏已久的盼望，也许就会错过了在风里云里已经互相传告着的，那隐隐流动的讯息。

四月的风拂过，山峦沉稳，微笑着地面对着我。在他怀里，随风翻飞的是深深浅浅的草叶，一色的枝柯。

我逐渐向山峦走近，只希望能够知道他此

刻的心情。有模糊的低语穿过林间，在四月的末梢，生命正在酝酿着一种芳醇的变化，一种未能完全预知的骚动。

5月8日

在低低的呼唤声传过之后，整个世界就覆盖在雪白的花荫下了。

丽日当空，群山绵延，簇簇的白色花朵象一条流动的江河。仿佛世间所有的生命都应约前来，在这刹那里，在透明如醇蜜的阳光下，同时欢呼，同时飞旋，同时幻化成无数游离浮动的光点。

这样的—个开满了白花的下午，总觉得似曾相识，总觉得是一场可以放进任何一种时空里的聚合。可以放进诗经，可以放进楚辞，可以放进古典主义也同时可以放进后期印象派的笔端——在人类任何一段美丽的记载里，都应该有过这样的一个下午，这样的一季初夏。

总有这样的初夏，总有当空丽日，树丛高处是怒放的白花。总有穿着红衣的女子姗姗走过青绿的田间，微风带起她的衣裙和发梢，田野间种着新茶，开着蓼花，长着细细的酢浆草。

雪白的花荫与曲折的小径在诗里画里反复出现，所有的光影与所有的悲欢在前人枕边也分明梦见，今日为我盛开的花朵不知道是哪一个秋天里落下的种子？一生中所坚持的爱，难道早在千年前就已是书里写完了的故事？

五月的山峦终于动容，将我无限温柔地拥入怀中，我所渴盼的时刻终于来临，却发现，在他怀里，在幽深的林间，桐花一面盛开如锦，一面不停纷纷飘落。

5月11日

难道生命在片刻欢聚之后真的只能剩下离散与凋零？

在转身的那一刹那，桐花正不断不断地落下。我心中紧系着的结扣慢慢松开，山峦就在我身旁，依着海潮依着月光，我俯首轻声向他道谢，感谢他给过我的每一个丽日与静夜。由此前去，只记得雪白的花荫下，有一条不容你走到尽头的小路，有这世间一切迟来的，却又偏要急急落幕的幸福。

5月15日

桐花落尽，林中却仍留有花落时轻柔的声音。走回到长长的路上，不知道要向谁印证这一种乍喜乍悲的忧伤。

周遭无限沉寂的冷漠，每一棵树木都退回到原来的角落。我回首依依向他注视，高峰已过，再走下去，就该是那苍苍茫茫，无幸也无挂的平路了吧？山峦静默无语，不肯再回答我，在逐渐加深的暮色里，仿佛已忘记了花开时这山阿曾有过怎样幼稚堪怜的激情。

我只好归来静待时光逝去，希望能象他一

样也把这一切都逐渐忘记。可是，为什么，在漆黑的长夜里，仍听见无人的林间有桐花纷纷飘落的声音？为什么？繁花落尽，我心中仍留有花落的声音。

繁花落尽，我心中仍留有花落的声音，一朵、一朵，在无人的山间轻轻飘落。

——84年初夏结绳记事

有月亮的晚上

我一个人走在山路上。

两旁的木麻黄长得很高很密，风吹过来，会发出一种使人听了觉得很恍惚的声音，一阵强一阵弱的，有点象海潮。

海就在山下，走过这一段山路，我就可以走到台湾最南端的海滩上。夜很深了，路上寂无一人，可是我并不害怕，因为有月亮。

因为月亮很亮，把所有的事物都照得清清爽爽的，山路就象一条回旋的缎带，在林子里穿来穿去，我真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假如我能就这样一直走下去的话，该有多好！

不过，当然，我是不能这样的。我应该回到旅馆房间里去。因为，这个白天我已经在海边画了一天了。明天早上，还要和另外几位朋友一起到山里面去写生，我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回房间去洗澡、睡觉，好准备明天的来临。

可是，我实在不想回去，这样的月夜是不能等闲度过的。在这样的月夜里，很多忘不了的时刻都会回来，这样的一轮满月，一直不断地在我的生命里出现，在每个忘不了的时刻里，它都在那里，高高地从清朗的天空上俯视着我，端详着我，陪伴着我。

白昼的回忆常会被我忘记，而在月亮下的事情却总是深深地刻在我心里，甚至连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也不会忘。

就好像有一年在瑞士，参加了一个法文班的夏令营，在山里

一幢古老的修道院里住了十天，学生里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几天下来就混熟了。有个晚上，十几个人一起到教堂后面的树林里去散步。那天晚上月亮就很亮，可是在林子里的我们起先并不太觉得，等到从林子里走出来面对着一大片空旷的草原时，才发现月亮已经将整座山、整片草原照耀得如同白昼。比白昼更亮的是一种透明的水绿色的光晕，在山间在草丛里到处流动着，很亮可是又很柔，象水又有点象酒。

我们都静下来了，十几颗年轻的心在那时都领会到一点属于月夜特有的那种神秘的美丽了。没有人舍得开口，大家都屏息地望着周围，都象都希望能把这一刻尽量记起来，记在心里。

然后，一个从爱尔兰来的男孩子忽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跑啊！看谁先跑到那边的林子里去！”

是啊！跑啊！在这一片月色里，在这一片广大的草坡上，让我们发狂地跑起来，用我们所有的力气，一直跑到对面的林子里，对面的阴影里去吧！

大家都尖叫着往前冲出去了，我动作比较慢，落在他们后面，可是仍然嘻嘻哈哈地跟着跑。这时候，前面人群里的一个男孩子回头对我笑着喊了一句：

“快啊！席慕蓉，我们等你！”

我怔了一下，不知道他怎么会晓得我的名字的。我只知道他是在苏黎世大学读工科的一个中国同学，白天上课时他总是坐在角落里，从来没和我说过一句话。

那时候，我连他姓什么也不清楚，而在他回过头来叫我的那一刹那，我却忽然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月光下他微笑的面容非常清晰，那样俊秀的眉目是在白昼里看不到的。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可是，在那天晚上，月下的他回头呼唤我时的神情，我总觉得在什么时候见过一样的：一样的月、一样的山、一样的回着头微笑的少年。

当然，那也不过只是一刹那之间的感觉而已，然后我就一面

挥手，一面脚下加劲地赶上，和他们一起横越过草原，跑进了在等待着的那片阴暗的树林里了。

那天晚上以后的事我都记不起来了，我想，大概不外乎风比较大，天比较冷了，夜比较深了；然后，就会有比较理智的人提议该回去了，大概就是这样了吧？世间每一个美丽的夜晚不都是这样结束的吗？

我以后一直没再遇到过那个男孩子，但是，有时候，在有月亮的晚上，我常会想起一些相似的月夜，也就常会想起他来。好多年也这样过去了。

回国以后，有一次，在历史博物馆开画展，一对中年夫妇从人丛中走过来向我道贺，交谈之下，才知道男的曾和我在瑞士的夏令营里同过学，忽然间想起来他就是那天晚上那个在月光下回头向我呼唤的少年，眉目之间，依稀仍留有当年的模样。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大声地问他：

“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月亮底下赛跑的事？”

他思索了一下，然后很抱歉地说：

“对不起，我完全想不起来了。我倒记得在结业典礼上我们中国同学唱茉莉花唱走了音，你又气又笑的样子。”

我记得的事情他不记得，他记得的事情我却早都忘了，多无聊的会唔啊！他的太太很有耐心地听着我们交谈，也露出了感兴趣的笑容，可是，有些话，我能说出来吗？面对着眼前这一对衣着华丽、很有风度的夫妇，我能说出我那天晚上的那种感觉吗？如果我说了，会引起一种什么样的误会呢？

当然，我没有说，我只是再和他们寒喧几句就握别了，听男的说他们可能要再出国，再见面又不知道会是哪一年了。当时，在他们走后，我只觉得很可惜，如果能让他知道，在如水般流过的年华里，有一个人曾经那样清晰地记得他年轻时某一刹那里的音容笑貌，他会不会因此而觉得更快乐一点呢？

月亮升得很高，我已经快走到海边了，木麻黄没有了，换成

一丛一丛的苧麻，在岩石间默默地虬结着。它们之中有好多开花了，又长又直的花梗有一种很奇特的造型，月亮在它们之上显得特别的圆。

海风好大，把衣服吹得紧紧地贴在身上，我恐怕是该往回走了，到底，我已不再是年轻时的那个我了。

心里觉得有点好笑，原来，不管怎么计划，怎么坚持，美丽的夜晚仍然要就此结束，仍然要以回到房间里，睡到床上去做为结束。这么多年来，遇到过多少次清朗如今夜的月色，有过多少次想一直走下去的念头，总是盼望着能有人和我有相同的感觉，在如水又如酒的月色里，在长满了萋萋芳草的山路上，陪着我一直不停地走下去，走下去，让所有的事物永远不变，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刻。

而从来没有一次能如愿。总是会有人很理智又很温柔地劝住了我，在走了一半的路上回过头去。总是会有人告诉我，我该怎么才对。总是会有人笑我，说我所有的是怎样痴傻的念头啊！

而今夜，没人在我身旁，我原可以一直走下去的。可是，我仍然也只能微笑地停了下来，在海滩与近在咫尺的海水之前停了下来。浪潮轻轻地打到沙滩上，发出叹息一样的嘶声，而我对一切都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事，仍然只有转过身来，往来路走回去。

不过，今夜的我，到底是比较成熟些了吧，我想，其实，我也不必为一些没能说出的话，或者没能做到的事觉得可惜。我想，在我自己的如水般流过的年华里，也必然会有一些音容笑貌留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心里了吧。日子绝不是白白地过去的，一定有一些记忆是值得珍惜，值得收藏的。只要能留下来，就是留下来了，不管是只有一次或者只有一刹那，也不管是在我知道的人或者不知道的人的心里。

世事应该就是这样了吧。

月亮在静静地端详着我，看我微笑地一个人往来路走回去。